

WO BU SHI LING LEI

■ 陆德琮 著

我不是

迈向威尔斯利学院的大陆女孩

另类

怎样学习，如何交友？
成长为什么如此烦恼？
怎样才能走出青春期的困惑？

我是女生，我是好学生，
我一定能成功。
但我需要表现出我的温柔、体贴。
我可以跟我喜欢的男生牵牵手吗？
我可以和他轻轻拥抱吗？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WO BU SHI LING LEI

■ 陆德琮 著

我不是

迈向威尔斯利学院的大陆女孩

另类

大象文库出版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是另类:迈向威尔斯利学院的大陆女孩/陆德琮著 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5

ISBN 7 - 80171 - 315 - X

I . 我…

II . 陆…

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0189 号

我不是另类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146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10000 册

ISBN 7 - 80171 - 315 - X/I·231

定价:15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

怎样学习，如何交友？
成长为什么如此烦恼？
怎样才能走出青春期的困惑？

我是女生，我是好学生，
我一定能成功。
但我需要表现出我的温柔、体贴。
我可以跟我喜欢的男生牵牵手吗？
我可以和他轻轻拥抱吗？

目 录

1.我和人说话从来不带脏字	2
2.为朋友,我也会两肋插刀	18
A 袁元母亲王学虹日记摘抄	25
3.那夜里“月落”,我心里空荡荡的	27
4.我时常梦见自己在电梯里	47
5.妈妈决定把我送到奶奶家去	55
B 袁元母亲王学虹日记摘抄	74
6.请给我一块空间	77
7.上初三时,我家搬家了	89
8.为了我,妈妈提前退休了	109
C 袁元母亲王学虹日记摘抄	123

9. 他们玩家家,我当中间人	126
10. 串班实行了一个多月,学校没说什么原因取消了	144
11. 我开始在警觉中寻找自我	161
12. 学校给我们留出了半个月时间查缺补漏 …	183
D 袁元母亲王学虹日记摘抄	199
13. 我真的漂亮吗	203
14. 生活中的许多陷阱往往是自己设置的 …	239
E 袁元母亲王学虹日记摘抄	261
15. 记者的一份内参惊动了警方	266
16. 向名校冲刺的这条道路很长很长	285
17. 在我即将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	308





只要我们稍加注意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人们总是喜欢在我们这一茬人的身上贴上各种标签。“另类”就属于这样一个居心叵测张牙舞爪的东西。

好在我现在的心情很好。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正在慈眉善目地看着我，我感到心潮澎湃，彤云密布，浑身充满朝气。那位记者也活该倒霉，他把我写成“另类”的文章，被送报员早早地送到了我的面前。我喝着牛奶，闲着没事，整个世界好像都是自己的了，心里头就怪怪地想暗自骂人：“这他妈的是什么呀，狗屁不通。”虽然我知道这位记者对我肯定不乏善意。但我依然要说，要大声地呼喊：

另类是阴沟里的虫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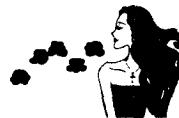


1. 我和人说话从来不带脏字

我生性敏感，对别人说我什么我很在意，但你们不要以为我不懂礼貌，上天作证，我和人说话从来不带脏字。

在我还小的时候，我就听我妈妈常和人议论我，说我生下来就会对人笑。我听着这样的赞美心里总是高兴得不得了，自然地严格约束自己，轻声细语说话，眯眯笑着看人。听着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骂人，我便会六神无主，甚至急得哭起来；听着大人们骂街，我却又心惊肉跳，脸直发烫。

待我慢慢地长大了一些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妈妈同别人说我的话并不属于赞美，而是说我和人不一样。人生



下来是应该哭的，因为人脱离母体后感到恐惧，怎么能笑。还是哈哈地笑，很不正常。但我这时真的长大了。自以为什么事都懂了。我对我生下来的时候为什么会笑而不是哭的事琢磨了好久。我终于知道了，当一个婴儿从母体里冲出来时，吸入的第一口空气便像一枚微薄且锋利的刀片，嚓的割开了她的呼吸道，嘶的拉开了处于粘连状态的肺泡。那个过程，宛如剖劈一根竹子，凶猛极了，迅疾极了，为此感到失去母体保护而痛苦的就哭，为此感到解脱了母体桎梏而欢呼的就笑。我既然生下来就为脱离母体获得自由而欢呼，为投身于这个世界遭受第一次谋害取得胜利而欢呼，我就没有必要在公众面前不保持一个甜美的形象。我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在公众面前保持了甜美(甜美是指说话甜，语言美。非指外形)形象的女孩。首先是与生俱来地会笑，然后是和人说话从来不骂人。

骂人就是说脏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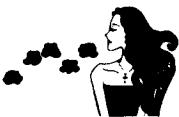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会注意到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，骂人说脏话是大多数人(当然要排除一部分人，比如我)生活里的一种俚俗习惯。它不分性别，不分职业，金领白领



蓝领也好，下岗失业无业人士也罢，只要逮着了话题，它就会自然而然，顺顺当当，嘎嘣生脆地脱口而出。

我每天坐 13 路公交车，从我家门口坐六站地到达学校。车上会遇有我的同学。我和我的同学都很文明。在大人们面前，我们不敢造次。首先我们从不抢占座位，其次我们不大呼小叫，说话声音保持和老师说话的标准音量。即使这样也不行，有些大人就厌烦我们，说我们是一群他妈的麻雀。

多年来的坐车经验告诉我，这些叔叔阿姨是十分霸道的。他们相互抢占座位，从不歉让；他们在车厢里擤鼻涕、吐痰，把鼻子里抠出来的鼻屎随意地抹在座席罩上；他们还偷偷放屁，那种阿摩尼亚臭气呛得人能把肠子吐青了；最严重的是他们在车厢里相互吹胡子瞪眼破口大骂，使我们常常感到没有安全感。有一次，一个阿姨踩了一个叔叔的脚，这叔叔说你眼瞎了。阿姨说，你怎么说话呢，屁眼长在嘴上啦。然后就你来我往，几十个来回，把人体器官全都借用上了。整车厢人只是看热闹，一些人窃窃地笑，有的还摇头叹息，乘务员也憋不住地乐。我和同学相互扮着怪样，也笑。这种场合，我们倒没有感到不



安全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打不起来。且通常都是阿姨赢。阿姨赢的时候，叔叔习惯找个台阶：好男不和女斗，你拉倒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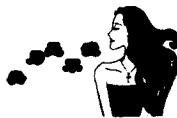
可以想象，我几乎天天听着的语言，如果我听不懂，不是像我们这里人埋汰人的话四六不懂了吗？所以我也懂脏话。我不和人说脏话，并不等于我不会说脏话。我不仅会说脏话，我还写过一篇有关脏话的作文。这就是我进一中后的第一篇课外练习：《说脏话是美丽的宣泄》。

看这篇作文的题目，你们大概会想到我那时候的心情可能不好。你们想对了。我上一中是凭自己的成绩考上的，我既考上了，一中还要收我一万元钱，我心里能高兴吗？我觉得不公平。
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。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，按道理说，学校在这九年义务段里，不应该收学生入学费。但我家住的位置不好。上小学时，划入我家区块的和平路小学就很糟糕，连个活动场地都没有，老师就更别提了，没有一个师范院校毕业的不说，好几个还是临时借调的代课老师，我妈就把我送到马路对面的光明路小学。光明路小学隔我家一条马路再走



50米拐一个小弯儿，总计300米左右，比和平路小学还要近出100来米。近出100来米，竟也收我5000元钱，你说我冤不冤。要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划入我家一片的初中，是全市人民都知道的末尾校，据说孩子进了这个学校，不是变坏就是变傻(指考不上高中)，我爸爸妈妈当然不想让我进这个学校，就想办法托人叫我进一中，都联系好了，交15000元。我家里也豁出来了，一万五就一万五吧，能进个好学校比什么都强。我爸爸妈妈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也很高兴，天天盼着这一天。可又有消息来了，说进一中不进好班什么也不顶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进不了一中的好班，那么就等于和你在全市人民都知道的末尾校上学一样。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。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在末尾校上学呢？我既然交了一万五了，却又等于和在末尾校上学没有两样，我不是傻上加傻了吗。我妈妈就又托人打探消息，得到的消息是一中分出两个好班，排序为一班和二班。一班为尖子班，二班为证书班。证书班就是在小学时，获得数学语文竞赛奖的。尖子班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中的领导说，由学校出题考试选拔，取前50名，而且是第二天就考。当时摆在我面



前的有两种选择：考入一班名为尖子生；花一万五进其他班当个傻子加傻子。因为我在小学时，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级别的社会考试，也就进不了二班。但我不怕考试。我在光明路小学上学时，学习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。光明路小学虽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美好灿烂，但它在区属小学里，也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说，妈妈，我要进一班。妈妈说，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，咱们去考。考试定于第二天早上八点，我早早地睡觉了。

那天晚上我挺兴奋，我一点都不慌，还做了一个好梦。一个白胡子老大爷笑呵呵地对我说，元元小朋友，祝贺你。我说你是谁呀？老大爷手那么一拂，就没影了。我正在找他，突然听到妈妈在叫我，我睁眼一看，妈呀，我惊叫一声赶紧跑过去。楼上漏水了。水呼呼地从天花板上往下淋，妈妈的屋里成了地地道道的水帘洞了。我蒙了。站着一动不动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水沿着墙壁，顺着预制板缝隙，大面积地往下泻，我眼里看见的全是水，是一个水潭，妈妈就在这样的水潭里大声喊叫。

“元元，快。”妈妈把电视机盖住了，“帮妈妈一把。”

我和妈妈各托住电视机一头往我屋里抬。妈妈这屋



地势低，我那屋地势高；楼上想必也是这样。水往低处流，我和妈妈往高处抬。我那屋没漏水。

“妈妈，这门窄，卡住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往高抬一点。”妈妈说，“你爸也是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”

电视机很重，我用腿垫了一下，换了把劲儿，总算把电视机顺了过来。

屋里不再有抢救的东西了。该湿透的都湿透了，该遮盖的都遮盖了，接下来的活儿就是舀水。地上的水已积有一指深，妈妈不停地嚷着快快快。脸盆、水桶、多年不用的洗澡盆，全都成了盛水的器具。

爸爸就像个大救星似的终于出现了。爸爸刚进屋，楼下的人家来找。妈妈一个劲儿地赔不是。这时水帘洞态势消失了，开始滴水。爸爸去敲楼上的门，楼上没人，又和妈妈一起去楼下人家里再赔不是。幸亏往楼下渗水时停水了。我家附近这几栋居民楼实行定点供水，承包锅炉房的主儿习性不定，他高兴时，一天供三次水，不高兴了，供两次水，甚至仅在晚上做饭时供一次水。按照协议，每天应该供三次水，但水泵老坏，老修，住家漏



水的事情就很难杜绝，那天，或许是水泵运行状况良好，承包锅炉房的主儿的心情或许也不错。

妈妈从楼下人家回来时，已是七点二十分。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。我一边舀水，一边就看时间。七点二十二分我和妈妈出门。那天早上妈妈破例没让我吃上早点我就进入了考场。我和妈妈打出租车赶到一中时，已是七点四十五分。考试时间为一个半小时，仅数学一项。妈妈说，咱们考完试再吃饭吧。我平时在早晨很少有饿的感觉，这天精神体力一起紧张运动后，肚子还真的饿了。我就是在家里发大水，饿着肚子的情况下，考了个第二名。

可我明明考上了，却还要交1万元钱，我就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。我站在一中的政教室里，知道我考了个第二名时，心里却倔倔的很生气。

妈妈把我往前推了推，说：“叫姚老师。”

姚老师就是一中政教室主任姚主任。我上一中，妈妈托人托的就是她。

我低着头，没有胃口看她。

姚主任说：“手续办了吧？”



“办了。”妈妈说。“这次多亏你了。这孩子以后还得让你多费心。”

“你这孩子不错。”姚主任抚了一把我的头发说，“这次学区内外报考的学生共有 500 多人，你孩子考了第二名，相当不错了。这不，就这一把，给你省了 5000 元，该犒劳犒劳孩子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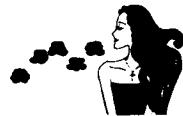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这孩子别的不行，就是不怕考试。”我妈妈在帮 我吹牛呢。

“不怕考试的孩子厉害呀，”姚主任咧嘴笑，“比你挣 得多。”

“这我晓得的。”我妈妈说。

“这次学校也是有意识地排排队。”姚主任说。“进一 班的，不管是有没有证书，都得考。属于学区内的，学校 当然不能收钱了。但对于非学区的孩子，考入前十名的， 我们就减免三分之一收费。”

“学校这样做，对我们当家长的是一种照顾。”妈妈 说。“否则都像现在这样，谁家住的位置好，就上好学校； 住的位置不好，大人孩子就倒霉，好像我们那年月搞阶 级斗争血统论似的，成分不好，不能上大学。”



“唉，现在也真是没办法。”姚主任又一次抚了抚我的头发，“你可要给你妈妈争气呀。”

我抬眼看见了她胸窝里卧着的一条坠着钻石豆花的白金项链。不知怎的，我觉得姚老师她太胖了。

走出学校大门后，我和妈妈说，你和她说那么多干什么呀。妈妈说，这还不是为了你，拉拉关系呗。我说，拉什么关系呀，考得再好，还不照样交那么多钱。没劲。妈妈看看我，叹了口气，没吱声。

妈妈那么一叹，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根针挑过似的，难受。不是我多愁善感，而是觉得窝囊。我差什么呀？所以，当我看到发下来的新书时，看着书皮上印着的“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”字样时就想哭。没有幸福感。没多久，就碰上了写作文的事。

开学后，各科的老师轮流着在课堂上用书面测试的方法摸了我们的底。语文老师别致些，要求我们写一篇社会生活现象观后感类的作文。语文老师强调，必须是自己亲眼观察到的真实的人或事，不准虚构。简单说，就是要真的，要现在时的。这事放在现在，我就世故多了。我会很精致地打造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出门，且编得它